

## 似水流年

## 一次探亲之旅

## 朝花夕拾

## 打雪仗

1968年1月8日,怀着4个月身孕的我,从沈阳踏上开往大西南的列车,准备与在云南当铁道兵的丈夫团聚。从沈阳到昆明的车费是61元,我把家里仅有的132元钱全都带在了身上。

姐姐送我上了火车。那时都是绿皮火车,开得特别慢,咣当咣当的,大小车站都停。从沈阳出发,途经河北、河南到湖北武汉,坐了3天的火车,一路上还算顺利。在武汉要出站中转签字,我跟着人群跑到售票大厅,签完字回到候车大厅。等车的时候,我买了一小碗面,又酸又辣,我这个东北人吃不惯。等了两个小时,我又上了火车。此时正是白天,透过车窗向外望去,武汉正下着小雨,农民赶着水牛,在稻田里干活,到处是绿油油的,就好像东北的春天一样。真是江南好风光,风景格外美丽。

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,

火车到贵阳停了。听广播里说,今天走不了,要住一晚上。我一听就发愁了:吃的不习惯,语言也不通。没办法,我只好先在车站附近找了一个旅店。我住在一楼,因为是木地板,不隔音,进出旅客一晚上没停,我一晚上没睡着。熬到天亮,洗漱完后,还没等到吃饭,就听见站内广播说:“开往昆明的列车快要进站了,旅客们请在候车大厅排队上车。”我急忙赶来,前面有工作人员引导,开始时秩序还可以,走到地下通道时就乱套了,灯光很暗,人们怕上不去车,都往前抢。乘客有挑担的,有背背篓的,挤得背篓咔咔响,还有人把自行车举过头顶。我好不容易走到站台,上车后还抢了个座位。

车开了,出了贵阳,第一站到了安顺站,车就停了。一停就是16个小时,不清楚什么情况,广播也停了,弄得人心惶惶。我害怕极了。我有记笔记的习惯,随身带的纸和笔,这时派

上了用场。我就开始写纸条,内容是:我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找谁,地址、姓名都写得清清楚楚,一共写了十几张纸条,往衣服口袋里各放一张,还有提包、背包也都放上,防止万一出事,便于查找。

停车时间太长,等得人们好像都没知觉了,没水喝,也不知道渴。我感觉到饿了,幸好在贵阳买了点饼干,可是太干了,难以下咽。车厢里挤满了人,连厕所里都是人。听说要放行了,大家的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,有的人像小孩子一样,在车厢里高兴得都跳起来了。

从安顺坐了不知多长时间的火车,迷迷糊糊地到了昆明。到昆明要住一晚上,我住在铁道兵兵站。那里有丈夫部队的车。

丈夫的部队驻地在云南省元谋县。从昆明出发,坐军用大卡车走了一天,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,我们找了一家小旅店

住下。小旅店条件特别差,电灯暗得跟蜡烛差不多,土坯房,没有门窗,屋里有一张木板床,上面铺着稻草垫子,垫子上面有一个床单。有人告诉我说,床上有臭虫,吓得我一晚上没敢睡觉。

早晨起来后,我吃了点儿大米饭,吃完饭马上出发,前往目的地。山区的路很难走,都是铁道兵进驻时临时修的便道,坑坑洼洼,崎岖不平,一路颠簸着,好不容易才到了期盼的终点站。

到部队后,丈夫不在机关,下连队宣传去了。首长给他打电话说家属来了,赶快回来。见到丈夫,他听我说起这一路上很不容易,叫我“傻大胆”。回来时,他知道我爱吃甘蔗,特意扛回来一大捆。

从东北到大西南路途遥遥,坐车走走停停,一共走了12天,太艰难了。还好老天眷顾我,没有出意外。 香香/文

上世纪50年代,我读小学时,每逢寒假,我们一帮小伙伴经常到山上砍柴。每次大家都是赶快砍完柴,然后就在山下撒起欢来,特别是在没膝深的积雪里打雪仗、堆雪人,特别有趣。

我们一般分成两伙,每伙各占一个隐蔽点。大家一点儿也不惧怕雪冻风吹,脱下手套,两手捧着雪,准备好坐镇的雪人和大量的雪团。雪团攥得越紧,打出去才越有力;雪团攥得越多,越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。

大家都各自忙碌着,手指虽然都冻得像小胡萝卜,可没有一个喊苦叫痛的,紧张的气氛中透着欢乐。

随着一声令下,双方的“战斗”打响,雪团如雨点般向对方飞去。为了保护雪人,个个都奋不顾身地遮挡雪团。因为哪一方的雪人先被打坏,哪一方就得认输服软,还要受罚,每人吃下两个雪团,由获胜一方进行监督。但是无论输赢,大家都感到其乐无穷。

韩长锦/文

**编辑提醒:**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

## 黑板报“总编”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沈阳黎明发动机公司39车间当了4年人事培训干事,并兼任车间工会宣传委员。在车间东门的大通道里,有一块长约7米、宽1.3米的黑板,每周出版一期黑板报。编写黑板报的工作由我负责,为此,车间职工称我为黑板报“总编”。

别看车间黑板报不起眼,编写起来还挺费劲。出板报前,我得先了解下周的中心工作,以此内容确定通栏大标题,再到工段约稿子。有的工段写稿子有困难,我就代笔,每期发一篇小评论,用以指导车间工作。稿件齐了,我用一张大纸绘制板报样式图,连同抄写清晰的

稿件,送请支部书记审查。在黑板上抄写稿件之前,我先用墨汁刷黑板,再用粉笔画出报头及各篇稿件的位置,给美工留出插图的空地。抄写和美化黑板报的工作由车间工友完成,人手不够时我也上阵。

黑板报不同于报纸,容量小、字体大,为吸引职工观看,

我尽量做到短而精,图文并茂。在实践中,我们39车间板报组总结出“字大文短,标题明显,中心突出,版面美观”的编写标准,得到公司工会宣传部的肯定,并在公司内推广。

在公司上百块黑板报评比中,39车间的黑板报每次都被评为前三名。 孙连杰/文



## 图说往事



## 战友为我送行

1958年12月,我入伍后被分配到北京某部雷达班。由于自己勤学苦练,很快掌握了雷达的操作技术。1960年6月,我被调到团部技术处军械修理所当技工。1962年1月底,我接到调令,调我去新组建的某工程指挥部工作。这张合影,是原部队技术处的全体同志为欢送我而拍摄的。图四排左三为本文作者。 王日新/文并供图

## 吃饺子

上世纪70年代初,正上中学的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学农劳动,为期一个月。

期间,同学小胖被老师委派回城里办事,早晨临走前他悄悄地对我说,要借此机会回家一趟,关键是他想吃妈妈包的饺子了,还说一定也给我带些回来。

他走后,我的心似乎也跟着飞走了,主要原因除了有些想家外,也想尽快吃到他带来的饺子。

当时我们的伙食不但定量,粗细粮也严格按比例供应。这样一来,我们一日三餐主要吃的就是窝头,没有一点儿油水,而蔬菜和肉蛋更是极度缺乏。

晚上小胖就回来了。趁无人之际,他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很小的饭盒,里面装着六七个饺子。他低声对我说:“别说话,跟我走,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吃饺子去!”

一边吃着饺子,他一边跟我说:“见我回家,我妈妈非常高兴,问我想吃点儿什么?我就说想吃饺子。可我

妈妈听了却为难了:“哎呀,孩子,你可真会要,不过年、不过节的想吃饺子,这可难住妈妈啦!”我妈妈一边叹着气一边四处寻找,她从柜子里小心地掏出一个面袋,用手攥了攥,也就只剩下那么一小把。就算面有了,可菜呢?家里一点儿菜都没有,更别提肉蛋什么的,拿什么包啊?”

“那结果怎么包成了呢?”

“你没尝出这饺子的不同吗?”

“挺好吃的呀,不过听你这么一说,细品起来还真是有点儿不太一样,这里边好像……”

“要说我妈妈还真有办法,她找到几块儿干窝头,用刀一点点儿抹碎。然后,又找出家里过年煮肉时撒出的肉油掺进去,再切上点儿妈妈平时用水培植的蒜苗儿,稍微撒了点儿盐,就包成了咱们现在吃的饺子!”

“好家伙!真难为你妈妈了!”

那几个难得的饺子,让我俩美美地“改善”了一回伙食,而且回味无穷,长久难忘。 于炳坤/文